

忏悔录

[古罗马] 奥古斯丁 著

周士良 译



917-188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忏悔录

〔古罗马〕奥古斯丁 著

周士良 译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忏悔录/(古罗马)奥古斯丁著;周士良译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

ISBN 978-7-100-11562-9

I. ①忏… II. ①奥…②周… III. ①奥古斯丁, A. (354~430)—自传 ④IV. ①B50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3685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忏 悔 录

〔古罗马〕奥古斯丁 著

周士良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11562-9

2015年11月第1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1¼

定价: 39.00 元

关于本书的作者和内容

奥古斯丁(Aurelius Augustinus)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,与中世纪的托马斯·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。

奥氏于354年11月13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,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(Souk Ahras),当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版图,完全在罗马文化笼罩之下。父名巴特利西乌斯,是本城的一个普通市民,母名莫尼加,是信奉基督教的,奥氏自幼受母氏的熏陶,但没有正式领受洗礼。幼年在本城读书,以后先后至马都拉(即今阿尔及利亚的末达乌路赫[Mdaourouch])和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(当时罗马教育分三级制,启蒙小学是识字和书算,十二至十六岁入文法学校,读文法、诗、文、历史,十六至二十岁入雄辩术学校,读修辞和哲学)。十九岁,开始爱好哲学,由于探索恶的来源问题,因而皈依了摩尼教。毕业后,先在本城执教,后至迦太基任雄辩术教授八年。因不满迦太基的学风,便渡海至罗马,任米兰城雄辩术教授。奥氏在迦太基时,对摩尼教教义已感觉不满,至米兰后,受该城基督教主教安布罗西乌斯(Ambrosius)的影响,正式脱离了摩尼教,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派的著作,对一切怀疑,但在思想上已逐渐和基督教接近。终于经过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,于

386 年秋决定信奉基督教；便辞去教职，预备献身教会。次年在米兰领受了洗礼，启程回乡，至梯伯河口，母亲病逝。因此延迟一年回至非洲。391 年，在希波（今阿尔及利亚的彭城 [Bone]）升为神甫。395 年该城主教病卒，奥氏便受任为希波主教。从此开始他在教会中的一系列活动，与教内各宗派展开剧烈的论战，成为当时基督教学术界的中心人物。430 年汪达人（Vandali）侵入北非，是年 8 月 28 日，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，奥氏病逝。

奥氏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，据奥氏本人提出《修订》的著作，至 427 年，已有 93 种，而书札和布道言论尚不在内。他著作中最被传诵的，便是这一本《忏悔录》。

《忏悔录》原名“Confessiones”，古典拉丁文本作“承认、认罪”解，但在教会文学中，转为承认神的伟大，有歌颂的意义。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，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，发出对天主的歌颂；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，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“忏悔录”，在欧洲则“忏悔录”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。

本书共十三卷，以内容言，可分为两部分，卷一至卷九，是记述他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。卷十至卷十三，则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（对于《忏悔录》的成书年代，据学者考证，应在 400 年左右，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，即 395 年或 396 年，至 401 年之间）。

第一部分：卷一，歌颂天主后，记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。卷二、卷三，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。卷四、卷五，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。卷六、卷七，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。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、经过与结果。卷九是他皈依

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。

第二部分: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。卷十至卷十三,则诠释《旧约·创世记》第一章,瞻仰天主六日创世的工程,在歌颂天主中结束全书。

奥氏在书中不仅流露出真挚的情感,而且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,文笔细腻生动,别具风格,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,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。

在中古时代,欧洲印刷术尚未发明,本书传抄极多,欧洲天主教本笃会隐修院中所藏旧抄本尤为繁夥。1506年始有奥氏全集出版,以后重要的版本有:1576—1577年出版的比利时罗文大学本,1679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本笃会本(后收入米涅辑的《拉丁教父集》Migne: *Patrologia Latina*)和1896年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《教会拉丁作家丛书》本。至1926年法国拉布利奥勒(Labriolle)教授复据维也纳本,参考了十八种第七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和四种印本校订,出版了合校本,收入《法兰西大学丛书》,成为最完美的本子。现在此书即据此合校本译的。

译者识

1962年8月28日

目 次

卷一	1
卷二	25
卷三	37
卷四	54
卷五	76
卷六	97
卷七	120
卷八	146
卷九	170
卷十	197
卷十一	246
卷十二	276
卷十三	307
书中人名地名汉拉对照表	348

卷 一

“主，你是伟大的，你应受一切赞美；你有无上的能力、无限的智慧。”^①

一个人，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，愿意赞颂你；这人遍体带着死亡，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，遍体证明“你拒绝骄傲的人”。^②

但这人，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，愿意赞颂你。

你鼓动他乐于赞颂你，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，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，便不会安宁。

主啊，请使我得知并理解是否应先向你呼吁而后赞颂你，或是先认识你然后向你呼吁。但谁能不认识你而向你呼吁？因为不认识你而呼吁，可能并不是向你呼吁。或许向你呼吁是为了认识你？

^① 见《旧约·诗篇》144首3节；146首5节。译者按：奥氏所引《新旧约》文字与天主教《通行拉丁文译本》相合，而与我国通行基督教（新教）译本，卷数文字略有出入，故书中引文，据拉丁文直译。又《诗篇》，通行拉丁文释本，以9、10两首，合为一首，147首分为两首，故自第10至147首，与基督教本相差一首。

^② 见《新约·彼得前书》5章5节。

但“既然不信,怎会呼吁?无人传授,怎会相信”?^①“谁追寻主,就将赞颂主”,^②因为追寻主,就会获得主;获得主,也就会赞颂主。

主,请使我向你呼吁,同时追求你;使我相信你,同时向你呼吁,因为你已经传授给我们。主,我的信仰要向你呼吁;你所给我的信仰,你通过你的“圣子”^③的人性,通过布道者的工作而灌输给我的信仰向你呼吁。

二

向天主呼吁,就是请天主降至我身,那么我将怎样向我的天主,向我的主、天主呼吁?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使我的天主降临,使创造天地的主宰降至我身?主、我的天主,我身上真的有可以容纳你的地方吗?你所造的天地,负载我们的天地能容纳你吗?是否由于一切存在没有你便不能存在,为此凡存在的便容纳你;这样,我既然存在,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?因为除非你在我身上,否则我便无由存在。我不在黄泉,而你在那里;即便“我进入地狱,你也还在那里”。^④

我的天主,假如你不在我身,我便不存在,绝对不存在。而且“一切来自你,一切通过你,一切在你之中”^⑤,是否更可以说,我除

① 见《新约·罗马书》10章14节。

② 见《诗篇》21首7节。

③ 天主教教义,天主有三位,第二位圣子,降世成人,是为耶稣基督。

④ 见《诗篇》138首8节。

⑤ 见《新约·罗马书》11章36节。

非在你之中,否则不能存在?主,确然如此,确然如此。那么既然我是在你之中,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?你从何处降至我身?我的天主,你曾说:“我充塞天地”,^①我岂将凌跨天地之外,使你能降来我身?

三

既然你充塞天地,天地能包容你吗?是否你充塞天地后,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?你充塞天地后,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?是否你充塞一切,而不需被任何东西所包容,因为你充塞一切,亦即是包容一切?一只瓶充满了你,并没有把你固定下来,瓶即使破碎,你并不散溢。你倾注在我们身内,但并不下坠,反而支撑我们;你并不涣散,反而收敛我们。

但你充塞一切,是否你全体充塞一切?是否一切不能包容你全体,仅能容纳你一部分,而一切又同时容纳你的同一部分?是否各自容纳一部分,大者多而小者少?这样你不是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了?或是你不论在哪里,便整个在哪里,而别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?

四

我的天主,你究竟是什么?我问:你除了是主、天主外,是什么

^① 见《旧约·耶利米书》23章24节。

呢？“除主之外，谁是天主？除了我的天主外，谁是天主？”^①

至高、至美、至能、无所不能、至仁、至义、至隐、无往而不在，至美、至坚、至定但又无从执持，不变而变化一切，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；“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”^②；行而不息，晏然常寂，总持万机，而一无所需；负荷一切，充裕一切，维护一切，创造一切，养育一切，改进一切；虽万物皆备，而仍不弃置。你爱而不偏，嫉而不愤，悔而不怨，蕴怒而仍安；你改变工程，但不更动计划；你采纳所获而未有失；你从不匮乏，但因所获而欢乐；你从不悭吝，但要求收息。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，你便若有所负，但谁能有丝毫不属于你呢？你并无亏欠于人，而更为之偿；你免人债负，而仍无所损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的天主，我的生命，我神圣的甘饴，谈到你，一人能说什么呢？但谁对于你默而不言，却是祸事，因为即使这人谈得滔滔不绝，还和未说一样。

五

谁能使我安息在你怀中？谁能使你降入我的心灵，使我酣畅，使我忘却忧患，使我抱持你作为我的唯一至宝？

你对我算什么？求你怜悯我使我能够说出。我对你算什么，而你竟命我爱你？如果我不如此，你就对我发怒，并用严重的灾害威胁我。如果我不爱你，这仅仅是小不幸吗？我的主，天主，请因

① 见《诗篇》17首32节。

② 见《旧约·约伯记》9章5节。

你的仁慈告诉我,你和我有什么关系。请告诉我的灵魂说:“我是你的救援。”^①请你说,让我听到。我的心倾听着,请你启我心灵的双耳,请你对我的灵魂说:“我是你的救援。”我要跟着这声音奔驰,我要抓住你。请你不要对我掩住你的面容。让我死,为了不死,为了瞻仰你的圣容。

我的灵魂的居处是狭隘的,不相称你降来,请你加以扩充。它已经毁败,请你加以修葺。它真是不堪入目:我承认,我知道。但谁能把它清除呢?除了向你外,我向谁呼号呢?“主啊,求你清除我的隐匿,不要由于我因他人而犯下的过恶加罪于你的仆人。”^②“我相信,因此我说。”^③主啊,你完全了解。我向你承认我的过恶后,“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谬吗?”^④你是真理,我绝不和你争辩,我也不愿欺骗我自己,“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谎。”^⑤我绝不向你争辩,因为,“主、主,你若考察我们的罪孽,谁能站得住?”^⑥

六

请允许我,请允许尘埃粪土的我向你的慈爱说话:请允许我说话,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,不是向讥嘲我的人说话。可能你也笑我,但不久即转而矜怜我。主,我的天主,我想说什么呢?我只能

① 见《诗篇》34首3节。

② 见《诗篇》18首14节。

③ 同上,115首1节。

④ 同上,31首5节。

⑤ 同上,26首12节。

⑥ 同上,129首3节。

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此世,我要说,来到这死亡的生活,或是生活的死亡中。我并不知道。你的慈爱收纳抚慰我、一如我从生身的父母那里听到的,是你用了他,在她身内形成了我,使我生于此世。我自己也不能记忆。

从此有人乳养着我,我的母亲,我的乳母,并不能自己充实她们的乳房,是你,主,是你按照你的安排,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蕴藏的,通过她们,给我孩提时的养料。你又使我在你所赐予之外不再有所求,使乳养我的人愿意把你所给予她们的给我,她们本着天赋的感情,肯把自你处大量得来的东西给我。我从她们那里获得滋养,这为她们也有好处;更应说这滋养并不来自她们,而是通过她们,因为一切美好来自你天主,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。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,是你用了你所给我身内身外的一切向我呼喊说明的。那时我只知道吮乳,舒服了便安息,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啼哭,此外一无所知。

稍后,我开始笑了,先是睡着笑,接着醒时也会笑。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,我相信,因为我看见其他婴孩也如此,但对于我自己的这些情况,一些也记不起来。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,并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,使人照着做;但是不可能,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,别人在我身外,他们的任何官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。我指手画脚,我叫喊,我尽我所能作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。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。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,或怕有害于我,没有照着做,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们不顺从我,不服侍我,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。照我所观察到的,小孩都是如此,他们虽则不识不知,但比养育我的、有意识的人们更能告诉我孩提时的情况。

我的幼年早已死去，而我还活着。主啊，你是永永地生活着，在你身上没有丝毫死亡，在世纪之前，在一切能称为以往之前，你存在着，你是主，你所创造的万物的主宰、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原，一切变和不变的权舆，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的永恒原因；天主，求你告诉我，求你的慈爱矜怜我，告诉我是否我的孩提之年继续前一时期已经消逝的我，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？因为有人向我谈到这一段生命，而我自己也看到妇人的怀孕。我的天主，我的甘饴，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是怎样？是否我曾生活在某一地方，曾是某一一人？因为没有一人能答复我，我的父母，别人的经验，我的记忆，都不能作答。你是否要哂笑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？你不是命我照我所领悟的赞美你、歌颂你吗？

我歌颂你，天地的主宰，我以我记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颂你；你使人们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，并从妇女的证实中相信自身的许多前尘影事。这时我已经存在，已经生活着，在我幼年结束之时，已经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识的方法了。

主，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能从哪里来呢？谁能是自身的创造者？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，哪里能有存在和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们身上呢？主，在你，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，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。

你是至高无上、永恒不变的；在你，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，而在你之中今天则悄然而逝，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掌持之中，除非你把持它们，便没有今古。“你的年岁终无穷尽”，^①你的年岁永远是现

① 见《诗篇》101首38节。

在：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，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暂的尺度，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规而去。“你却永不变更”^①：明天和将来的一切，昨天和过去的一切，为你是今天将做，今天已做。

有人懂不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希望这人会询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^②而感到兴奋。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，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，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。

七

天主，请你俯听我。人们的罪恶真可恨！一个人说了这话，你就怜悯他，因为你造了他，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。

谁能告诉我幼时的罪恶？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，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。谁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？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吗？在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记忆所不及的我。

但这时我犯什么罪呢？是否因为我哭着要饮乳？如果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地，不是饮乳而是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，一定会被人嘲笑，理应受到斥责。于此可见我当时做了应受斥责的事了，但我那时既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责，准情酌理也不应受此苛责；况且我们长大以后便完全铲除了这些状态，我也从未看到一人不分

① 见《诗篇》101 首 38 节。

② 见《旧约·出埃及记》16 章 15 节。

良莠而一并芟除的。但如哭着要有害的东西,对行动自由的大人们、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,我发怒,要打他们、损害他们,责罚他们不屈从我的意志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视为是好事情吗?

可见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,而不是本心的无辜。我见过也体验到孩子的妒忌:还不会说话,就面若死灰,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。谁不知道这种情况?母亲和乳母自称能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。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,这是无罪的吗?但人们对此都迁就容忍,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事,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长大而消失。这是唯一的理由,因为如果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,人们绝不会熟视无睹的。

主,我的天主,你给孩子生命和肉体,一如我们看见的,你使肉体具有官能、四肢、美丽的容貌,又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,使之保持全身的和谐。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颂你,“赞美你,歌颂你至高者的圣名”,^①因为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,即使你仅仅创造这一些,也没有一人能够做到:你是万有的唯一真原,化育万类的至美者,你的法则制度一切。

主啊,我记不起这个时代的生活,仅能听信别人的话,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这一段生活,我很惭愧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。这个时代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,都已遗忘于

^① 见《诗篇》91首2节。

幽隐之中。“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,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”,^①我的天主,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?现在我撇开这时期吧;既然我已记不起一些踪影,则我和它还有什么关系?

八

是否我离开了幼年时代而到达童年时代,或童年到我身上替代了幼年?但前者并没有离去,它能往何处去呢?可是它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已经不是一个不言不语的婴儿,已经成为牙牙学语的孩子了。据我记忆所及,从此以后,我开始学语了,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。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语,和稍后读书一样;是我自己,凭仗你,我的天主赋给我的理智,用呻吟、用各种声音、用肢体的种种动作,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,使之服从我的意志;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,使人人领会我所有的心情。为此,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,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,我便记下来: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,要指那件东西时,便发出那种声音。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,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:用面上的表情、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、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,或为要求、或为保留、或是拒绝、或是逃避。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,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,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,便勉强鼓动唇舌,借以表达我的意愿。

从此,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,在父母的约

^① 见《诗篇》50首7节。